

◇百业滋味

雨水节气后,青鸦嘴似的桑叶,很快成了魔术师袖口里扑棱出来的绿鸽,轻捷扇翅。桑条见风抽个儿,变得和箭簇一样长。桑叶,密密攀生。

养蚕这一个多月,家里不能有浊气,阿青就不再喝酒,他怕酒气冲着蚕宝宝,怕喝了洒手脚粗重,伤着蚕宝宝。阿青今年打算养春、夏、秋“三茬蚕”,一茬养三张种,一张种能孵2.7万条蚕宝宝,产100多斤茧。上好的鲜茧每斤能卖30块钱。手指头拨拨,幸福就开始在心里发酵。

翌日清晨,天蒙蒙亮,阿青夫妇就到桑林采叶。刚孵出

的蚕最金贵,得用太阳东升前的嫩叶喂食。老两口各自斜挎一只竹蓆,进桑林,大半截身体在树丛里。他们伸出粗大的双手,娴熟地左右开弓,桑叶攥满两手心,丢进敞口的竹蓆。竹蓆越来越沉,身体越来越潮热。待竹蓆装满了桑叶,背回家,身上黏答答的,不知道是汗水还是露水。带露的桑叶要擦干,蚕吃湿的桑叶会拉肚子。再切碎,白天喂三次,临睡时再喂一遍。到凌晨3点,阿青就要起床,将所有养蚕的匾撒上一遍生石灰消毒;接下来切桑叶、给食,一圈伺候下来,要用去一个多小时。忙完这

养蚕人家

些,天光快亮了,又该去采叶。

蚂蚁点大的蚕,经头眠、二眠、三眠、大眠的蜕变,就成了熟蚕。这时候就要用稻草折簇具,让蚕“上山”吐丝。蚕高高翘起头,在稻草上找到几个支点,先吐一个凌乱的网作架,再吐S形的细丝结茧衣,然后连续吐8字形的丝结出柔软的茧衬。随着吐丝,蚕的身体慢慢缩小,动作越来越慢,直到用完最后一丝力气。

优质蚕茧,白净厚实,像充气十足的皮球一样“硬气”;品质不好的,轻轻一捏,就瘪出了坑。勤劳且经验丰富的阿青老两口,养出来的蚕茧没孬货。

[浙江]阿果

这段日子,儿子一家周末都会回来,帮衬一起采桑叶,给蚕室消毒,清残梗、蚕沙……最近一次,十岁的孙子还带回四个同学。听孙子声音清脆又老到地提醒采叶的同学,“一眠蚕适合吃嫩叶,三眠蚕要吃大叶,嫩叶它们吃不过瘾”,阿青欣慰地笑了。

孙子写养蚕的作文得到老师的表扬,带起好多同学养蚕的兴趣。阿青心想,不妨把自己家当作学生的课外实践基地,让孩子们能参与养蚕的过程,知道漂亮的丝绸衣服从哪儿来。他打算让儿子找老师认真谈谈。

◇生活空间

槐树知道方向

[宝鸡]袁成

前天陪父亲去城南看牙,他坚持不让我查地图。

“过两个红绿灯,右拐,看见那棵大槐树再左转。”他眯着眼,像在翻阅一张藏在脑子里的旧地图。我半信半疑地照开,竟真的到了。

父亲得意:“我二十年来过。”

二十年前。那时他四十五,还没开始戴老花镜,去一趟城南要换三趟公交。可他把路线记得牢牢的,连带那棵槐树——春天该开白花了吧,他念叨。

而我在这个城市住了五年,离开导航便寸步难行。上周去朋友新家,出了地铁就蒙了。太阳高悬,我却分不清东西南北,像被抽走罗盘的船。最后站在原地等了七分钟,等导航重新规划路线。

我忽然想起外婆。她不识字,却能凭记忆走遍整座县城。哪条巷子有青石板,哪家院子种栀子花,她都记得。她的地图不是线条,是气味、光影、触觉。是推门时吱呀的声响,是拐角处炸油条的香气。

而我们这代人,把路交给了屏幕。

可这能叫“丧失”吗?我有些迟疑。昨晚回家,下意识打开导航,三公里外的拥堵用橙色标注。我跟着语音绕开,省下二十分钟。那一刻我想,父亲会为了省二十分钟绕路吗?他可能不会。他走的是固定的路,像候鸟,不问风向,只信本能。

世界变了。父亲的记忆是一张底片,曝光了便无法修改。而我的地图在云端,每分钟更新。他靠记住抵达,我靠连接抵达。

只是那天晚上,我把导航的语音提示关了,想听听风的声音。

◇铭心一刻

晚上散步时,路过一个十字路口,停下来等红绿灯。路边一个年轻人正在用脚写字,他瘦小,又缺了两只胳膊,显得特别单薄。他用两个脚趾夹住毛笔,挺直背,旁若无人,气定神闲。落笔,提笔,再落笔。在他眼里,此地没有车水马龙,没有喧哗热闹,只有一个个慢慢站到纸上的字。

他面前的音箱放着《红楼梦》里的主题曲,婉转的女声正唱着:“一个是阆苑仙葩,一个是美玉无瑕……”一旁他写好的字,个个苍劲有力。有人走过去扫码,他说选一幅字

吧,我是卖字的。他和那些推着小车卖水果的、摊煎饼的一样,不是乞讨者,是劳动者。在这个繁华的大都市里,他没法找到一份遮风避雨的工作,那就靠卖字为生吧。

绿灯亮了,我们并没有走,老公说看他写一会吧,我们手写的还没他脚写得好。他落笔很稳,脚趾头费了老大劲,像一把老虎钳子,一撇一捺,收笔时笔锋差点碰到脚心,一个迈开了两条长腿的“人”字落在纸上,很快“人生如棋”四个字就写好了。老公去扫了码,说这幅字他要了,说着,就帮他把条

用脚书写的人

幅移到一边去晾干墨汁。

音箱里换成了一首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,“我的未来不是梦,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……”我感叹说:你的字写得真好。他笑了笑,眯起眼睛来回忆:自从出了车祸,失去手臂后,别说用脚写字,学着用脚吃饭都用了老长时间。“脚是用来走路的,跟着我,受苦了。”他调侃了一句。接着,他抬起那一双光脚,去一擦纸里另取一张宣纸,在地上的羊毛毡上铺平,又抬起脚,滚来两块镇石,压在纸的两角上,他夹起笔,蘸饱了墨,在瓷碗边

[深圳]七七

刮掉多余的墨汁,运了一口气,又开始写下一幅作品。

我有种错觉,那一气呵成的流利动作,是一双手做的。有人走过去,扫码,选字,他抬头说声谢谢,依旧低头写他的字,不卑不亢,让人忽略了那残缺的手臂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

少一个纸杯 多一片绿色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